本版编辑: 吴浩宇

## 幸福驿站

# 西瓜趣事

"卖——西瓜!"夏天一来,街头巷尾 总能听到这样的吆喝声。第一个字拉得很 长,声调高高昂起,在空中足足走上三 拍,后两字短促有力,一拍定音。

大姨种西瓜。她将西瓜放在三轮车 上,歇在路边,车上搁一块硬纸板,上面 写着: "危险甜,不甜不要钱。"

八月, 西瓜纷纷成熟。瓜田里躺满 了一个个圆滚滚的西瓜,敞着大肚皮在 晒太阳。经常有三三两两的村里人在边 上田地里干活,大姨就吆喝一声:"来 来来,吃个瓜。"大姨扬起右手,使出 巧劲一劈,那西瓜"啪"一声从顶往下 裂开了去。成熟的西瓜,根本不用硬 劈,它鼓胀着果肉和汁水,正等着被赏 识呢。

几个人立马围拢过来,每人拿起一块 就啃。手劈开的西瓜,模样粗野奔放,像 山涧的溪水,没有齐整的形象,却唱着甜 蜜的歌谣。鲜红的果肉、黑亮的籽粒、丰 富的汁水,奔涌着、喧闹着进入喉咙。那 份原生态的甜,带着沟渠边栗子果的狂 野、麻雀的叽喳声,还有泥土的腥味、太 阳的辣味,一股脑地席卷了庄稼人的身 体。他们甚至顾不上吐出黑亮的籽粒,把 肚子喂了个圆。

大姨满足地笑着。

摘回的西瓜,在运出去零卖前,大姨 先这户那户地送瓜。一个村庄,就像一株 西瓜藤, 枝条纵横。那是情感的经纬线, 每一丝,都值得呵护。

大姨的西瓜,被老爸的小三轮运到我 家。老爸开始送瓜。他和大姨一样,有什 么东西肯定先想到别人,还一再教导我 们:"自己吃落粪缸,别人吃传四方。"老 爸把他认为最好的瓜挑出来,一个个送 人,留下一两个给我们吃。

说到挑西瓜,那真是一门学问。大姨 自有妙招,她告诉我们:一是可以拍一拍 西瓜听声音,西瓜发出"嘭嘭"的声音, 里面的瓜瓤似乎在微微振动,那一定是又 甜又沙的西瓜; 二是可以看外观, 瓜尾开 花的地方收口小,"肚脐眼"凹进去,瓜 皮的颜色比较深,就是好瓜;三是可以用 手摸,如果瓜的表面不大光滑,就是成熟 的瓜。

取得真经的我, 总想一试身手。走过 卖西瓜的摊, 我会忍不住停下脚步, 装模 作样地开始挑选, 却总是不得要领。

晒得暖乎乎的西瓜,自然没有冰冰凉 的好吃。那时没有冰箱,家门口的井就派 上了用场。拿一只打水的木桶,将西瓜搁 进去,把木桶慢慢放入井底,再用绳络固 定, 西瓜就妥妥地悬挂于这大自然的冰箱

晚上,一家人忙完农活,把木桶提出 水井,木桶里的水洒在门口。

然后,就是切西瓜了。取出案板,认 真端详着西瓜,摸摸它的脑瓜尖,开始切 瓜。就算切瓜人经验再丰富,切出的瓜也 不可能片片均匀。此时,眼尖的总是孩 子。只需看一眼,就能选出一块最中间 的, 籽少果肉肥的西瓜, 开始了美美的享 受。西瓜的汁水滴在衣服上可不好洗,于 是,尽量把身子往前倾,弯成虾米状。每 次,我都舍不得猛吃,总是一口口地慢慢 咬,想尽可能地拉长幸

风徐徐地吹过, 那片西瓜被我咬成了 一个个小月牙,正微微地笑呢。清凉的笑 声,多么像夏天的情话。它落在时光里, 就像大姨的吆喝声挂在瓜田的藤蔓上。

(王秋珍)

## 诗路花语

一杆秤 挺直的腰杆上

缀饰着闪亮的星辰

一杆秤

秤钩是锚

秤盘是蓄势待发的船

一杆秤

秤砣是铁骨铮铮的拳头

攥紧的是公平公正公道

一杆秤

称量的不止是

待价而沽的商品

更有看不见的人间冷暖

人心善恶……

(周家海)



编者按:"花园杯"第四届东阳市原创文学大赛圆满举行,来自东阳及各地文学爱好者的39件不同题材作品获奖并受表彰。为展现创作 成果、分享优质内容、反映发展变化,现我们将获得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的作品予以选登,以飨读者。

### ◆二等奖作品(小说)

# 半截蜡烛

(接上期第4版)

这幢三层简易楼外加小院是独立出去的, 申屠东阳住了三十多年。租住十年后顺手买了 下来,拿二十多年的积蓄及少量按揭。现已成 旧房危房, 电路水路老化, 动不动停电漏水。 前年村上要奖励他们父女俩一套四室一厅的新 楼房。但申屠老人执意不要,说老房子接地 气,住着挺好;再说自己老了,养花种草、养 鸡圈鸭图个自在;又不是钉子户,不影响花园 村的整体规划,修修补补没问题。但他心里清 楚得很,拿囡婿的命换套新房,住进去是什么 滋味,只有自己知道!

然后,村里就以同专家为集体而死,给予 一百五十万元的抚恤金; 申屠跟女儿商量后同 意了, 却将这笔钱全额捐给花园外国语学校建 数字化教学大楼。而且他悄悄提出承建商必须 是自己看准的人。邵总笑笑说,老伙计,你怕 是想选新囡婿吧。

其实, 在他内心深外缠着更大的死结, 初四个人合资办厂,正当制出的蜡烛出现滞销 时,自己撤资打了退堂鼓。他将独轮车改装成 便于走街串巷的宽帮车,然后摇身一变从此当 起了瓜果蔬菜批发零售的小商贩。不过,时常 拐进蜡烛制造车间,免费将各种蜡烛提送到客 户手上。

花园人经几十年努力奋斗, 现在的花园村 在综合势力上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第一 村"。有些事是没法走回头路的。试想一下,若 当初不是因为妻子病故并抛下遗婴, 若当初再 咬咬牙不撤股,若当初……然而,天下所有的 "如果"都是自设自选的。而且,往往很微弱的 那个"如果"就会让你错悔终身!

他因此在内心深处常常自责,每每收到村 工会送来的福利,就百般推辞。但福利面前人 人平等,他没法拒绝;每当遇到邵总或接到邵 总电话叙旧总有几分不自在,转而希望女儿囡 婿好好工作,为花园村的发展多做贡献,借以 减轻自己内心与日俱增的歉疚。

自从囡婿走后, 他将那半截蜡烛锁进当年 为娶妻打的高低柜抽屉里(尽管很笨很旧),怕 女儿见物伤心。但越上锁的东西外孙越好奇, 竟拿了工具给偷偷撬开,除半截蜡烛外就是个 破旧笔记本。中元节那天,他叫囡婿开车送自 己走了趟白鹤殿,路上囡婿那句"其实现在叫 出租车放便得很"听上去很不舒服,便支应车 停在山脚下。他不想被打扰,只想跟亡妻说几 句话。2024年是甲辰龙年,自己的本命年,满 72岁; 妻子30岁走的,在"那边"等了自己42 年,太久了!这辈子欠她,也欠花园村太多太 多,活时背着累死后也遭罪,

浦婻在家休息,单位给准了两个月产假, 但她说由父亲伺候恢复得快,争取尽早回公 司,她经手的别人弄不转,项目年底评估,不 敢拖! 关键是, 好友跟她透了底, 年后公司人 事变动,拟提拔她当部门经理。父亲自然高 兴, 却压不住舌根问了句: "那个闯祸的搡你闯 了这么大的祸,你咋想的?"浦婻缓了缓说: "这事千万别让老赵知道!"

两双眼睛短暂对视着点点头。

"阿爸口子多唉,细个都有备呃,侬和他 ……呃生计过得落扣来?"父亲又忍不住表达出

久窝心底的担忧。 "弗晓得喔。熬一天算一天。"看着父亲拾 掇碗筷转身,浦婻装出无所谓,起身上楼;只 是没挪几步,从客厅传来"咔擦"声。

浦婻急忙停稳脚步。见父亲半跪在地上,

老碗和瓷盘已摔成碎片,她随嘴跟了句:"阿爸 您又不小心了?' "冇备事咯冇备事咯,骨质增生嘛,人老嘛 都这害咯。"见父亲笑得那样自然,她的嗔责也

就没什么不自然的了。 赵蒿巷从妻子出院回家也勤快了,几乎每 晚必归。如此反差给人造成的错觉是,他先前对 这个家有躲避的成份在。那么他会躲避什么呢?

还是躲避谁呢?除开新囡婿对全新的家庭环境有

所不适外, 好象也找不到能搪塞的原由来。 但几天后就有点不对劲, 就在白露节的那 个半夜,楼上摔茶具的声音惊动了老人,尽管 很轻很轻。其实这些日子老人情况很差, 几乎 到了整宿失眠,但他强忍住瞒着家人。早上收 拾屋子才发现,客厅沙发上有套枕过的《花园 邵氏宗谱》, 半床毛毯耷拉在地板上, 茶几下有 只撕开没用过的避孕套; 很轻很轻的呜咽声从

当父亲的,亲历了四十多年孤苦折磨,自 然理解女儿的酸苦,那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 他似乎听到亡妻在那头嗔责道: 老头子啊, 小 外孙没了,你得操心好咱们的女儿呀!要是偷 懒, 你别想进我这门坎!

老人心里打了个冷颤——其实还不到十 月,可他总觉心里冷,动不动有股寒气袭来, 令他周身抽搐不止(他知道,病症在急剧恶 化)。新囡婿很少在家吃饭,不像小雨桐他爸, 尽管比赵蒿巷忙但总还能跟家人聚顿早餐。学 校刚开学, 雨桐升入花园外国语初中, 吃住都 在学校。父女俩的生活,竟莫名其妙地回到几 十年前的样子。

7

虽已入秋却仍高温不退, 烤得梧桐叶大片 大片地黄, 大片大片地落。浦婻下楼散步, 难 得有这心情。她踩双十公分高的细跟丁字凉鞋 (忽然想穿了, 自怀雨桐就锁进鞋柜里), 身着 双襟丝绒香榧黄旗袍,还那么贴身,斜影长长 地泄在厚厚的桐叶上; 她大口大口地吮吸小西 风,长长的乌发时不时被凉风抚弄到红黄隐隐 的面颊上。赵蒿巷昨晚回来,亲口跟自己说, 工程已结,等钱到手就补办婚礼,好好过日 子,四十多了才明白"爱情"啥滋味。

在父亲的精心照料下,她的身体复元较 快。上午跟公司打去电话,准备明天去上班, 其实已被催促过几次,尽管那是暗示。

《别亦难》的手机音乐打断了她难得的好心 情。电话里父亲讲话支支吾吾问她晚饭想吃 啥?她说随便好了。她忽然觉得父亲这几天要 么婆婆妈妈,要么沉默寡言,要么自言自语谁 都听不懂,很难说谁烦着谁了。

几乎放下电话的同时,一辆全新深红色轿 车迎面停在浦婻脚下;赵蒿巷笑迷迷地跳下 车,说新买的婚车,上眼不?绿牌照的卖了。 浦婻看了看五位数字的蓝牌照,心里明白,他 怕再刺激儿子雨桐,尽管他使出浑身解数解释 当初选定那个"忌日"为牌照并非故意,但TG 正是雨桐生父的姓和名的首个拼音字母他没法 说得清。

晚上,赵蒿巷终于底气十足地改口叫了声 "爸爸"。虽说简简单单,三个人总算坐拢吃了 顿晚餐。老人抽动嘴唇好久没开口,忽然说花

园学校明天开学典礼, 邵总电话叫自己上台讲 几句,说说花园人的创业史,还有花园精神。 "史"是实打实的,以前老讲;这回让讲"精 神", 赶鸭子上架嘛。明天8点来车接, 夜里得 翻翻那套书。 赵蒿巷说自己粗粗翻过,很受启发。说话

李海波

子赚的,婚房你自己选;这房该换了,听说年 底要深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顺带有个请 求,雨桐能不能改姓赵?赵家三代单传,尽管 时代变了,但也不能绝后啊! "可,这名是他爸生前给娃起的,这样一 来, 我咋跟老同交代呢?"浦婻伸出的手又缩了

回去,很是为难地看看父亲;父亲抽搐着嘴唇 说: "先罢罢起,独立以后,再……呃再做主意 赵蒿巷本想说,等娃长大了身份证就难变

更了, 听老人态度这样强硬, 也不好说什么, 上楼前又折回来,拿起另张卡擩自个兜里。

浦婻上楼,突然余光落在楼梯下内墙挂着 :墓画《最后的晚餐》 却不知啥时候被黑汁 涂成了黑纸。老同去世那段日子, 自己信手涂 成的铅笔画, 到现在也觉得莫名其妙, 就像把 手机音乐设成《别亦难》同样莫名其妙。

"这闯祸的,真让人……唉!"浦婻捂了捂 香奈儿手包里那张卡,扶梯上楼时跟父亲嘱咐 道:"明早上班早,我俩外面吃好了,好长时间 没吃公司门口那家油条了。阿爸也早点睡,明 天就顾不上您了。"

"晓得,活灶清理好便眠熟,噢,侬个半支 碌烛摆侬老地方,有备锁过,只恐万一尼。"

天空出现了"丁达尔"效应,像东山顶无 数束烛光挤破云幛射向大地,这是清早难得的 天象,满地清霜显得那么肃穆,赵蒿巷萌生出 某种预感,莫名其妙地心慌,他按了按喇叭。 浦婻出门前朝父亲屋子看了看,顾不上多想。

刚打开车门, 手机传出《别亦难》, 是父亲 的。但说话人自称是白鹤殿公墓管委会, 你家 老人在墓上,估计是昨晚来的,手里攥着半截 蜡烛,独独靠在你妈碑上。请你们把老衣给带 过来,商量老人后事,得赶在12点前。

这电话如睛天霹雳, 砸在两人心上没了反 应。老衣?哪想到老衣啊!只记得父亲身体有 些变化,但也不至于这样!才想起昨晚父亲暗 示过"没上锁"及"只怕万一"。浦婻转身直扑 高低柜, 打开抽屉, 半截蜡烛不见了, 只剩个 破旧笔记本,首页写着"蜡烛精神就是花园精 神";第二页夹着两张医院诊断书,一张结论是 阿尔兹海默症, 另张结论是肌萎缩侧索硬化 症,分别是2023年底及2024年3月给出的;中 间夹着两张献血证明,日期分别是今年4月及8 月,血型正是Rh型!

浦婻双手颤抖,胸口一股闷气碾压过来; 她只觉天眩地转,撕心裂肺,赶紧趴近桌面。

"噢,您……您……您好!" 赵蒿巷见胖姨 打球路过, 舌根在"嫂"与"姨"间打转, 只 怨他平常迎面多招呼少,

"哟?是不是你家老爷……"胖姨似乎猜出 几分但又不太确定地问。 赵蒿巷上前拦住胖姨,突然屈膝鞠了三个

躬:"老衣还没办,不知哪家店里有。" "你们不知道?年前办的,说你们忙叫俺参谋的,放高低柜了。"胖姨颇感惊讶与不解,边

进门边说:"进呀,这事还得我主事呢。唉!" (完)





《烟雨江南》

雨季限定浪漫,体验烟雨江南。

拍客:盛近



《和谐相处》

四只白鹭一头牛,和谐相处乐悠悠。

拍客: 王会舜



《灿烂晚霞》

灿烂晚霞, 共赴美好。

拍客: 耳东



《湖畔时光》

碧水长天一色,静享湖畔时光。

拍客: 王泽民

图片内容: 1、积极向上; 2、吸引读 者; 3、标新立异,不得抄袭; 4、附上图片 题目、说明、拍摄地点、时间等信息;5、注 明拍客的姓名、联系方式及通讯地址等详细 信息。

投稿方式: 1、发送邮件到 hyjtbs@qq. com 2、加 QQ1084748346 发送离线文 件。我们每期将挑选3-5幅作品刊登,采用 的作品将发放一定稿酬,以资鼓励。